

544

刊週 化文 濟經 治政

時事評論

THE CURRENT REVIEW

期九第 卷一第



贈閱

閱

四強
莫斯科
的場所



東京玫瑰及其他

東栗 (Iva Toquri, D. Aquino) (廿二歲) 是美籍的日法四國混血兒，在戰爭期內，曾喪心病狂地替日本作英文廣播宣傳，被稱為「東京玫瑰」。最近被美國檢控長下令逮捕，解往舊金山受審。圖為伊與其丈夫腓力 (Philip) (念七歲) 於八月十七日在東京應傳時的情景。



柯森基那夫人被送入羅斯福醫院後，蘇聯總領事館前首席秘書齊普尼克 (Zoi Chupnik) (右) 先後三次到院求見，均遭拒絕。圖中是第三次求見時醫生 (中) 將牒文交還時的情景。



蘇聯女教師柯森基那夫人在紐約蘇聯總領事館內從三樓窗口墜下時，其右臂曾撞擊電線，落地後一腿受折斷，所幸衣服跌毀。她被送齊普尼克領事館馬金的意志身送羅斯福醫院。案情美蘇雙方各執一詞。



圖中左方為鮑爾羅 (Victor Perlo)。他在美國政府中担任職員，被人指認為赤色間諜網的一員。圖中是國會中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華盛頓審訊他時和他的辯護律師葛洛賓 (Ira Golobin) 磋商的情景。



李範爽是朝鮮共和國的內閣總理，圖示當年李氏任朝鮮民於青年團員時檢閱該團第一期團員情形。

廣告刊例

地位	底	外
全面	四十五元	三十元
半面	二十五元	十七元
四分之一	十五元	十元

預定價目三個月十二期國內金圓一元二角
外美金一元八角六個月二十四期國內金圓二元二角國外美金三元五角全平四十八期國內金圓四元國外美金六元五角(包括平寄郵費)

零售：每冊金圓壹角
掛號航空 郵費另加

目錄

封面：四強會議的場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時事寫真——東京玫瑰及其他——六幅

短評：日本投降三週年感言 法國馬里內閣辭職 對於美援復興農村的期望…… 董時進
從政治觀點看幣制改革…… 程魯丁
大學與職業教育…… 王庸
思想自由與寬容精神…… 宋桂煌
內戰必臨朝鮮…… 潘世憲
史太林與希特勒…… 宋桂煌譯
韓內閣總理李範爽…… 斯琴
戰爭與和平…… 曼若
北平二三事…… 周曼
蜀豐輪上…… 公認
高利貸——農村吸血鬼…… 流水

時事評論週刊

第一卷 第九期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一日
主編者 潘世憲
發行所 上海(19)周家嘴路1020號
六聯印刷公司
電話五二一八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五洲書報社
電話九二四七六
總經售處 六聯印刷公司
印刷所 六聯印刷公司
國內外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日本投降三週年感言

三年前九月三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不可一世的日本，在備極艱難原子彈轟炸及蘇聯進兵之下，終於向盟國屈膝投降了。當時消息傳出，舉世歡欣，尤其中國深受日本八年侵害，從此可以揚眉吐氣，重奠國基，而享安定和平的日子。

詎知日本投降三年以來，世界多變，國事擾攘，日本在美國扶持之下而日益衰弱，兩相比較，令人無限酸辛與感慨！

三評短三

而今勝利的光榮已被炮火沖散，重享和平安定的憧憬，已成幻滅的悲哀，我們應該切實了解了自己，了解人家，自己為何會天天走下坡路，人家為何會天天走上坡路，下坡路上坡難，日本民族的性靈，變成其種種奮鬥的思想。中國在萬分艱困的環境中，猶有不少人在追名逐利，酣歌醉舞，這種貪安逸樂，因循苟且自私的民族性，實是中國衰敗之原因。誠然日本有美國的扶助，它今天的興起，美國的功勞很大，然而中國不一樣也是受着美國的援助嗎？而且在勝利之初，對中國的期望很大，列為五強之一，備受國際的尊敬，會幾何時一落千丈，細細想來，這原因不能不歸咎於我們民族貪得自私墮落的劣根性太深，這種民族的劣根性不祛除，中國永無復興的希望。

民族性能與國家前途的發展，至為重大，一個優秀的民族，雖然敗亡了，它也有崛起的機會，一個腐劣的民族，即便強盛，其隱伏的危機也是很大的。所以今天有許多談中國問題的人，都

忽略了這點，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今天特別強調這一點，以引起國人的注意，希望對中國的民族性加以改造，這雖然不是眼前所能做到的事，但我們絕不能忽略，應從今天做起，工作的本位，就是兒童教育，有良好的兒童，始有良好的公民，有良好的公民，始有良好的國家。（智）

四強會談獲致協議

舊金山上月二十八日廣播：「據可靠方面消息，莫斯科之柏林問題會談，原則上已獲協議，技術上之細則，將由柏林各軍事領袖解決，然後再送回莫斯科討論，以便作最後確定之協議，解除柏林之封鎖。其他有關德國及歐洲問題，將在巴黎由四強外長會議討論。」又倫敦二十九日廣播：「美英法駐蘇聯使節二十九日舉行會議，討論蘇聯四強公報內容。該公報將於三使與蘇方洽商後發表。」

照此看來，此次四強會談確已獲得相當成熟的結果。一班「另具慧眼」，期望或料定四強會談中途破裂的人士，對此不免感覺失望，甚至願以行動去扭轉它。因為他們視美蘇決裂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於他們自身有利。不過，我們見到會談已達到此種階段，當然也不可過分抱樂觀。因為談判的前途，會時時發生枝節，並且可能功敗垂成的。過去的事實，可為證。但是有些人士老早便準備好將責任推卸到蘇聯一方。什麼「何拉開鐵幕吧」、「你停止擴張吧」……等等，都是這個意味。老實說，都希望別人做優子吃虧在先。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亂發動以來，全世界有正義感和遠見的人士，都一致主張幾大強國合作消滅法西斯，共同締造世界和平，以為全人類謀解放。盟國領袖們歷次所發表的文獻，其真實精神都在於此。這是全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偉大目

標。以一黨一派，一閣閣，一階級的自私自利為目的的勾當，都應該被消滅。柏林問題及德國問題獲得解決，歐洲問題並隨之獲得解決，世界冷戰的局面消除，使中國踏上和平，統一，民主，自由，繁榮的大道，這才是中華人民的希望，也便是莫斯科協議的偉大成就。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是我們所不希望的。（明）

法國馬里內閣總辭職

許曼內閣因應付不了國內情形之不安和國外勢力的壓迫，終於支持了八個月而告垮台。繼許曼而組閣的是急進社會黨的馬里，但是登臺僅一個月的新閣，在八月廿八日清晨又提出總辭職了。法國是多黨的政治形體，內閣壽命之短促，從歷史上看來並不是稀罕的事，而此次馬里內閣的總辭職，却有值得重視之處。馬里組閣以中間階級的立場，謀促進各黨派的合作，安定法國的現局而執政區月即告總辭職的原因，據傳為財政長萊諾的經濟復興計劃受社會黨的激烈反對，以致垮台。實際上，我們應該認識這是法國中間階級政權的傾覆，戴高樂將軍正在發動其重振政權的全面運動，並且戴氏表示過法國第三勢力已告結成，正是積極開展重起的時候，同時，法國共產黨政治局發表公報，繼續全體工人加強團結，共同行動促成法國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法總統戴和已約社會黨前總理賴馬迪籌組新閣，賴氏不就，總統再請許曼組閣，許曼是否有把握撥開當前法國政局的險阻，乃是很複雜而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因馬里內閣總辭職後的局勢，使戴高樂將軍憑藉其第三勢力結成而重振政權開始獨裁政治的門戶，那末，法國共產黨可能以武力發動反抗，因而戰後困難重重的法國，恐難免面臨更不幸的遭遇。（平）

對於美援復興農村的期望

董時進

近來許多人都很注意美援復興農村的事情，因此時事評論的編者囑我就此問題寫一篇文章，陳述我對於這事情的意見。我有幾點感想和主張，願藉此機會提供關心農村問題及担任此次復興農村工作者研討。

農村復興本不是一個新的題目，幾十年，大家一直在談這個問題，政府也曾經從事過這項工作，行政院並曾專設過一個農村復興委員會來負責這項責任。然而農村不但沒有復興，反而日益破敗，說起來真堪痛心。農村破敗的主要原因，顯然是戰事的關係。一方面有極大的破壞，一方面來一點極小的補救，這當然不會有什麼效果的。譬如一個人，週身是創口流血，並繼續不斷的割開新創口，不特無法去止住，而且投下極少量的補血劑，如何能使那人康復起來。現時一般人所所謂復興農村不感覺興奮，不懷多大希望者在此。

但是，我們既不能阻止破壞，而能從事建設補救，那怕是一點一滴的，也是好事。所以我也同意葛瑞初先生所說，不必以將建工作太迂緩而不幹，因為這到底建國的基本工作，此項工作多做一分，可以將國家未來的困難減少一分，使未來的現實問題的解決比較容易。中國之弄得這樣糟，根本上還是因為為下一級人民的智識太低及太窮，這根本條件不改善，國家總是不容易弄好。農村復興工作，對於國家現實問題的解決，可以變為釜底抽薪，原是治本的辦法，不過費太多，而且又有人不斷在那裏添加，所以看是費力多而成功少耳。

葛先生是此項工作的實際主持人，從他的意思可以看出工作的方針。由他目前在大公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可以知道葛先生是把建工作當做一種開發民力的手段，要灌輸智識，增加生產，保衛健康，及促進組織等辦法來開發人民及國家的力量。談到這力量問題，我稍有一點感想。我覺得農民並非沒有力量，乃是他們不能主宰和利用他們的力量，反而只被野心家利用了。結果是他們的力量都消耗在破壞上面，而沒有利用在建設上面。建工作的問題是在如何使農民能自己控制他們的力量，而不受別人

的驅使。要辦到這一層，智識與組織兩項最要緊。在智識方面，要特別注重灌輸民主民權的思想，改換他們傳統的腦筋。但這却不是僅僅告訴他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吏是公僕等等，就可以成功的，而必須經常以各種有關民主的言論，行為，故事等，加以薰陶培育。有了民主的意識，須再有組織，有領導，纔可以抵禦外來的迫害。說到這裏，又不能不顧到中國的特殊情形。在中國現在還是武力高於一切，人民手無寸鐵，終歸不能獨立自主，仍需要受有武力者的逼害，供他人驅使。如其真要迅速有效的養成人民的力量，必須用一種非常的手段：給每一個農民一枝槍，叫他們自衛。美國的槍枝很多，如真欲援助人民，最好是把槍給他們。我嘗主張把中國的一切軍隊解除武裝，只留保安的警察，則國家可以太平。這一層如辦不到，則反過來給每個人民一桿槍，也可以有同樣的效力。許多人不要以為這種主張太偏激，但是要解決一個非常問題，只有用非常的方法。

談到治貧，乃是最困難的。葛先生曾經表示將特別着重鄉村手工藝。葛先生大約看見過去的農業改造工作不見大成效，所以掉頭向工藝方面。工藝確是應該注意的，不過農業上還是有辦法。過去用一些因循舊貫的增產方法來辦農業，殊少效果，雖係事實，但決不是農業就沒有方法改進。我早主張，中國的農業必須加以改造，不是使出一招窮的地方用兩招，而要使出一塊錢的地方出兩塊錢。中國必須竭力發展精耕式的農業，鼓勵價值高的商品的生產，改變自給自足式的生產。我希望農復會選擇若干適宜的區域，來舉辦這種事情。我舉一個最近發現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四川某縣，早年是產鴉片的地方，原來金融活潑，人民富裕。後來鴉片禁絕，地方經濟枯竭萬分，日常需要的鹽糖布疋等也買不進口。雖然糧食豐收，然而值錢不多，又笨重不易輸出，以故人民非常貧苦。這樣過了十幾年，大家都想能找些新事業，引進某項新產品，可惜都沒有成

從政治觀點看幣制改革

程亦丁

· 論評專時 ·

國民政府遷南京，已有一年多了，在財政金融史上，都有兩件大事可說：一為廿四年十月四日實行法幣政策，一為這次幣制改革，雖然名義辦法各有不同，但本質去脈，却是一脈相承，骨內相連的。先從法令上看：(一)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及外幣，逾期任便，不得持有。(二)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款外國之外匯資產，違者予以罰鍰。(三)整理財政，並加強管理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預算，及國際收支。此項整理金融之精神，顯在集中國人在國內外所持有的黃金白銀外幣，以充準備金，進行新幣制，同時爲了平衡國內外收支起見，實行整理財政，並加強經濟管理。

這是政府財政經濟重要措施，也是國內外最發的「霸王牌」，以時環境下分析之，財政收支，既未平衡，國際收支，亦不平衡，加之，生產萎靡，消費增大，更形條件，不過與其說是政府爲了人民生活而求，勿官說其加強國際收支不得不出此的，即王財長對於改革幣制發表的談話，亦深表着先天不足的隱憂，但我們也不妨試從這次改革幣制所顯示的優點：

(一) 銀行管理金本位制，管理權下放與金本位制一幷，且與美元取得聯繫。

(二) 黃金白銀及外幣收歸國有，定價接近黑市比率，易使人民儲蓄存款。

(三) 準備管理會成立，並嚴格限制發行總額，以穩定新幣制信用。

至於實行之難，是否收效？而可能收效的程度如何？試就其難點：其一、金銀兩寸之集中，實際上，既以法幣爲現行法幣，故限期可能使一般零星儲蓄者，吐出一部分儲蓄，益以法幣強迫於先備風行於後，一部份金銀投資者亦可能將其黃金轉移於其他用途，其二、物價暫時穩定，我們固然承認，戰事事起，軍費支出龐大，生產事業不無增加，即將漸漸趨於，不過在緊急法令上，定有嚴厲具體的辦法，國家銀行不作商業貸款，銀行儲蓄存款，禁止罷工停止，各種不穩因素消息，雙管齊下如果認真執行，物價可能暫時穩定，我與同黨派的先生們的看法，下跌數字不會太大，穩定時期不會長久。其三、整理財政，新幣制發行，王外長發表談話：「此項整理財政辦法，應可使美債計劃，取得項項充分之效果」，而政府財政目前，已經實施自勵方案，此次新法令，即係實施自勵方案之主要部份，這配合廿日華盛頓聯合會消息，謂中國方面可能這爲「如能對限制通貨膨脹，加強行動，則可能獲得美金借款」，倘能真誠，不難窺見其真象，其成爲事實，要非決不可能的。

綜上所說：完全是以經濟觀點而論者，須知貨幣不是憑空產生的，國家雖然在法理上可以發行不兌現的紙幣，但決不能脫離政治的環境，而且，經濟問題，不是單純的貨幣問題，貨幣問題又與國際的貨幣數量問題，主要的還是應該以政治觀點來看。現在國家社會的環境，困難已深，剩餘特多而主要的就是軍事行動，尚未停止，一服強烈的舉動是否引起沉疴，似乎不太存希望，再者國家處於這樣困難的環境中，經濟上似乎既有可以挽回的政策，至少，應有清明的人事，健全的法規，公正的設置，以同時配合。該方案中在一個基本缺點，就是維護已得權利的利益，而不注重大多數平民的痛苦，譬如說：這幾年來，官僚資本與軍閥資本的巧取豪奪，已成爲一般民衆的怨府，這次對於金銀的持有者，仍從寬容，不但沒有加以嚴懲，不但沒有配合

徵收財產稅，改通匯率亦是以着黑市走，即含這政府利誘豪門巨富的苦心，假無疑地，政府沒有貫徹的決心，則難於可見。

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生主義，是不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及國家實業辦法，是避免財富集中，走上資本主義的「惡烈預防」，這一再說他民生主義，是向富人打不平的主義，而這次中國「只有大質小質之分」，豈不是要使富者愈富者愈富，富者的經濟地位，又是財富分配不均，貧富階級懸殊，此而不圖；意圖何在，我們又知道去年七月羅尼尼亞及十二月華盛頓國家的改革幣制，對於改革幣制之中，實寓有調劑社會階層購買力之意，又如今年二月美英在四國的改革幣制，就是每人平均換馬克六十枚，超過六十枚者，則按十個馬克兌換馬克比率收兌，如此，則升斗小民，而越越部份的兌換却可以發揮收縮通貨之用，如果政府管理部門巨額，則有管理外幣的補充辦法及其他辦法，在我們到以希望十分完善并切實執行。

照方案的決定，一方面凍結了實際價值日益減少的名義薪資，又與國營公共及交通事業接應前線軍需生活費用，再通過可以隨時調整的稅率削減實質的購買力，如今還要加上一個通貨膨脹來沖淡購買力，對於廣大貧公，竹財動動的羔羊，急欲飲之死地，對於剛從屠奇風作浪權門富戶，反而由意圖吞，停河仍下。無怪英國會臨時有一「政府對待富人犧牲富人」的警語，而人心不平，輿論攻擊，這是不無原因的。

最後，在經濟的意義上說：這項方案，是有不少收穫，如以政治的觀點來看，則未免是美中不足了，希望政府注意及此，并即補正。

大學職業與教育

王 庸

閱「觀察」第四卷第十七期龍正大先生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對於大學教育的意見」裏面雖有些意見和鄙意不大相同，但對其「一個大學生必須先是通人，然後才能成爲專家」的意思，我是贊同的。不過如龍先生所謂「早熟的專家」，據我看來，在戰前大學裏亦許會產生這種大學畢業生，戰後却少見了；倒是些「早熟的通人」，在大學畢業生中却並不少見。開口便是什麼路線，封題思想之類，一連串的抽象名詞，籠統論調，事實上未必對於各種社會，文化，學術，思想有深切的研究，精密的攷辨；好像一頂大帽子，任何人都戴得上，却任何人都戴不適合。其流弊之大，比之於「早熟的專家」，怕有過之無不及。其實，按現在教育部所擬文理及法學院課程標準，已經含有「通人」教育的意趣。如文法學院學生，必修理科若干學分，而理學院學生，必修文法科若干學分便還有這個用意。但事實上，理學院的學生往往以文法科爲空手無用，而文學院學生，多以理科爲沉悶難，大家只求及格畢業，敷衍了事。這固然是和教師的教學方法以及學校當局的态度有關，但社會一般人士的淺薄之見，亦不無影響。

現在一般社會上對於教育的流行觀念，其影響於大學者，莫過於淺薄的實用主義：農工商醫是有用的，文法理科是無用的。所以大學生不但多往農工商醫各學院裏面擠，——尤其在工商學院最多，——就是法學院裏的經濟系，亦比文法學院的其他各系爲多。那理由是簡單之至，無非因爲經濟系畢業，可做銀行，公司或財政經濟機關的職員之故，事實上將經濟系當作商科看待。這在理論上之不合原則，該無需乎經濟學家來講明白的吧？可是，這種通俗的見解和事實，彷彿是國內的學者和教育家所公認，而教育當局，亦「隨俗浮沉」地將大學這樣辦下去。結果是大學以農工商醫爲主體，等於高等的職業學校，而文理法學院，不過是照例的點綴，或是作農工商醫的輔助學院而已。

以造就通人爲原則，大學校自應以文理法三院爲主體。歐美大學，大體上亦以此爲主。中國大學，事實上多數以農工商及醫學院爲主體，有農

工商醫各院的大學，學生多數集中在這裏面。讀文理或法學院的，有好些是非出自願，是因爲別院考不取，學不來，而勉強將就的。於是乎大學中造成一個似是而非的流行觀念，就是「讀文理法科容易，讀農工商醫是困難的」。因此，比較優秀而自負的高材生，多搶着讀農工商醫（尤其是工醫二科），而那些讀文法理科的，除掉少數優勁十足，不肯「隨俗浮沉」的青年之外，多數是中等以下的人才，爲讀農工商醫的同學所瞧不起。更此下去，大學在文理法學院中，不僅不易培植通人，恐怕連早熟的專家亦不可多得了。因爲「通人」也者，並非博聞強識的常識學者，是需要比專家更高的天才，而學文理法科，如果要成爲專家，不但不比農工商醫容易，而且更困難，正是些特殊的天才，才能有所創獲的。倒是中等以下的人才，不妨學學農工商醫，將來即使在學術上不能有什麼貢獻，但在各項事業上服務，多少可以做出相當的成績。

通常在大學校裏，因文法科容易及格，容易畢業，因此一般的觀念，總以爲讀文法科比理工及醫科容易。其實理工醫等科，雖在確實困難，必須按部就班地學，不容躐等含混。可是，正因爲有比較一定的步驟，只要學的人不是低能，努力攻究，多少可以一步一步地學到若干正確知識。而文法各科，却因爲比較含混廣泛，不易捉摸，非有特殊的天才不能學得到家的。那些文法科學生，如果多是中等以下的人才，畢業以後，少數從事本行學術工作，既難有所貢獻，而多數從事政法及教育工作，其中不免有一部分不學無術，淺見薄識之流可能執掌政法教育之大權，其結果定不免貽害家國，誤盡蒼生！那末，這種大學人才之不合理的分配，不能不說是目前中國教育和社會上的一個嚴重問題。

爲了這種學術風氣的偏向，我常常懇切地勸告大學生們，要他們根據自己的才性和志趣去選他們所喜歡的學科，切不可因爲外界的風尚和職業關係，而委曲了自己的興趣，埋沒了自己的天才。有機會時，我亦勸家長們送子弟入大學時，不要根據自己的好惡，勉強他們進什麼院，什麼系

；最好聽他們自由選擇，家長不過在大體上加以指導而已。不過有的人適宜於學那一種學科，連自己都不清楚，須得在學習嘗試中慢慢地或是突然地發現。這是一個教育心理上的問題。例如一個青年人的才性，本是適宜於學生物或農藝之類的，但因在中學時的生物教員教得不好，不免使他一聽到生物之類的功課，就覺得頭痛。亦有人本宜於學文學的，但因受家庭及社會上淺薄的實用主義影響，總以為文學是無用的玩意兒，不願意去學他。於是乎學非所長，不但埋沒了自己的天才，糟塌了國家社會培植人才的財力與人力，而且所學既不合適，一旦出而問世，無論為學治事，多半是慢不好，那損失亦是不可以數量計算的。因此之故，我又常勸大學生們選課，不嫌其廣，不妨多方試探，以求發現自己的天才。這不僅是學「通人」的初步條件，亦是欲為成熟的專家所必經之步驟。

現在大學人才之所以偏向一隅，大半是為了職業之故。農工商醫是比較確實的職業，所謂「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這本是一般應有的打算。就在歐美各國，學農工商醫的大概亦比學文法科的多些，不足為怪。問題是在乎中國的大學，在原則與制度上，沒有把一般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分清。一般的高等教育，是以文理法科為主體，不啻附屬農工商醫等學院與否，應注重於「通人」教育，兼以訓練專門人才，研究高深學術為原則。而且這種基本的大學，但求內容充實，學校數與學生數不必甚多。但現在國內的大學，在數量上似乎已嫌太多太大，而教授人才和圖書儀器之設備，却距離理想很遠。如果大學減少，內容充實，畢業生程度高而不多，畢業生出路根本不成問題。至於其他訓練高等職業人員的，可以因時因地，分設各科專門學校。不但農工商醫可以分設各種專科，就是文理法科，亦有職業學校可設；如會計科，文書科，地政科等，皆可因社會需要而隨時增設。有些專科學校，可以附設在各機關及各公司之內，如大圖書館可以附設圖書館專科學校，紡織工廠可以附設紡織專門學校。這樣不但辦起來經濟而便利，人才的供求，亦可以互相調節，沒有大浮於事，事浮於人的弊病。像現在的情形，儘管教育經費拮据，却依舊大學林立，院系繁多，更不管社會的需要如何，每年總有成千成萬的大學畢業生「製造」出來，而每年隨着大學生的出路問題，我其不懷疑是什麼教育政策。現在又有一種事實與制度「造成」的原則，彷彿高中畢業的都得進大學，因此就有許多高中畢業生考不取大學的，都在埋怨大學太少，錄取

人數不多。如果說這原則是對的，由此倒推下去，初中畢業的都得進高中，小學畢業的都得進初中，那麼邏輯若成爲事實，全國人民，除掉不進小學的文盲之外，都是大學畢業生了！果真如此，自然是最好不過，無事實上是不成功的。因此之故，不禁使我想到民國初年的學制，大體上倒相當切實而合理。那時候除掉初小，高小，以及舊制中學，大學預科，大學本科之外，還有許多簡易師範，初級師範，高等師範，以及各種各級的農工商等專科職業學校。高小程度的有乙種工業，乙種農業學校等，中學程度的，有甲種農工等校，還有各種高級的農工師範等專門學校。那時的正式大學並不多，大學生數，更遠不如現在，但大學却以文理法科為主體，可說是注重在「通人」教育，其他學生注意於專門職業的，可以隨各人興趣與志向，而進各種農工商醫等專門學校。還有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不能進中學，大學，或專科學校，初小畢業就可以進乙種職業學校，高小畢業就可以進初級師範或甲種農工等校。道中間很多自由選擇之餘地。但到民國十年以後，中國學制漸漸美國化，中學分爲初高級中學，其他職業性的學校，除師範學校之外，甲乙種農工等校多數改爲普通高級小學和初高級中學，少數甲種職業學校，或專科專門學校，或爲大學所併吞。而原有的各科高等專門學校，却由專而「改大」，多數成了大學，以文理或法學院作爲輔佐或附屬品。於是乎所謂大學，便不復以「通人」教育爲主體，實際變成高級職業學校了。所以在民國初年，青年謀得職業，雖亦不大容易，却不大感到進大學生出路的問題，而當時的大學儘管少，亦不大聽見學生們鬧着進不得大學門的問題。這是因爲那時代各級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尚可配合學生的學力，家庭的經濟力，以及社會人才的需要之故。至於那實施「通人」教育的大學，因爲數不多，不成什麼大問題。不像現在的大學，不管社會的需求如何，每年總是「照例辦大」似的一要「出大批的大學畢業生來，結果「畢業便是失業」，此中問題固然牽涉整個社會經濟問題，但在教育當局，却不能「熟視無睹」，徒以禁書卸責的。以上的話，彷彿是在太平盛世，談教育制度，轉眼看着避烽火連天，災荒遍地的中國，連我自己亦覺得這迂闊可笑！現在不是報紙把教育某大學外文系畢業生的出路還好，而工科學生有出路的很少嗎！我倒要勸諸位青年學子和家長們，趕快打破那農工商醫是有用而有飯吃的迷夢。他們如果定要靠賣菜吃飯，那末現在實際上確有許多認不得多少字的窮漢，往往高樓大廈，「食前方丈」而農工商醫的教授們，却和文理科教授一樣，天天吃着米油鹽，還有三四個子女以上的，竟要想法子打聽他的主意，替他引中一句，便合於現在所談的問題：「何必入大學，然後有飯吃！」

思想自由與寬容精神

宋桂煌

「思想自由」這名詞，老早便跟着「言論自由」，「信教自由」；等等名詞爲中國人所熟知了。自從有了「民國」的招牌，連小學教科書中也列着這些好聽的名詞了。可是到得「行憲」的今日，它還在被人爭取中。近月以來，言論界因了立法院中提出了保障人權和修正出版法的案件而復被壓伏下去，對於「言論自由」一題，尤其「出版法」，頗爲叫囂而激昂。實則對於這問題，應該平心靜氣地從多方面着想，不可執一而論。

據英國歷史學者伯利(J. B. Bury)說來，人類的思想本來是很自由的，因爲想在肚皮裏，說而不宣，誰能管你？問題是在於人們要將它說在嘴裏，以派在紙上和印在紙上。所以人類所爭求的「思想自由」，實即是「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依照英國著名思想家約翰穆勒(John Mill)所著的「自由論」(On Liberty)中即說：「言論自由」中所有的言論說來，在文明社會中，言論應該絕對自由，百二十分的絕對自由。他認爲必須如此，社會才得進步。可是這卻是思想的準則，事實上決決做不到。讀者可以設想：「離婚與亂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像這能如是云云嗎？

功利派學者主張思想自由應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爲準則。可是這仍是不定的標準，因爲以今日思想界及社會情形的複雜，對於這個原則仍難是各持己見。另一方面，若以「絕對自由」爲原則，則有容許源於無知與自私的發動倒退思想的可能。例如信仰獨電爲雷神所降，贊成膜拜石翁仲，主張以生人殉葬，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等等，稍有知識與理性者，能予以容忍嗎？所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問題，是與當時社會文化水準有連帶關係的。

有一個原則是今日民主制度中最值得提出一說的。那就是尊重少數人的意見。雖在多數通過制度的團體中，也應尊重這一原則。蘇格拉底在希臘的民主制度中是極力如此主張的，他雖被下令飲鴆而死，但他爲這一原則辯護，至最後一息猶不屈伏。這固是少數人的意見的原則，是至可寶貴的。當北美十三殖民地爲英國徵稅問題而進行反抗的時候，英國國會中終於通過下令討伐，惟有柏克(Burke)一人力主寬大，幾於聲嘶力竭，終不見納。直到北美完全斷送了，世人才確實認識了當時柏氏識見的不錯。歷史上類於此的事例甚多。

這種精神便是所謂寬容(Tolerance)。在西洋史上，宗教的寬容的實現是在於信教自由之前。而凡有「宗教寬容」存在的地方，其文化必然發達，如印度阿育王在位時期，及中國唐朝鼎盛時期便是例證。有人說，這種寬容，即相當於孔子的「恕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寬容」與「恕道」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在平民必須有寬容已起人的道義感，在當權者必須有偉大的政治家風度，才能出此。至如耶穌之「批其左頰，則以右頰予之」，那是行至極端，成了無抵抗主義，誰能爲之？

寬容的反面，便是「不寬容」(Intolerance)，不寬容的結果便是「偏狹」，再則便是「迫害」(Persecution)。據著名史學家房龍說：「不寬容的原因，是由於無知，自私自利，和握權的欲望三者。」

(一)無知就是愚闇，愚闇的例子，在文化落後，教育不普及的中國，隨時隨地可見。如對於舊習與新宗教的據守與防礙，對於迷信破除的反對，對於世界情勢的隔閡……等等都是。不但固執已見，還要攻擊他人，以行動來維護其愚闇無知。前日報載，鎮江某鄉人每日禮拜神像，因

賤將八封圖焚燬，而竟驟自盡；四川某地商人夫婦，因親身女與同學發生戀愛，乃將其從重慶追回，活活地將其獄入棺中悶死。這是最昭著的例子。

(二) 自私自利本為社會大病，人類一切衝突糾紛的根源。有許多不寬容的行為是導源於自私自利，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個動機，往往與無知相混合，而為人所忽視。鄉村多烘的私塾老先生，所以懸掛文昌神像，甚至掛姜太公者，往往並非由於他迷信守舊，實因他誠恐捨此不能長保尊嚴，與飯碗有關。和尚道士說神明如何靈驗，那怕還不是為的香火收入？在佛前敬佛，在佛前後做着敬佛的行為，世上還沒有嗎？因了自己是祖傳中醫，便擁護設立中醫院案，因了自已欲利用神龜增加收入，便以信教自由為理由，呈請免拆神像，都是顯明的例子。

(三) 掘權的慾望，也是人類衝突的根源。其實這表現於不寬容行爲上者，也與無知及自私自利相混合。正因為無知與自私自利，據權據位的慾望乃益加強而至於不擇手段，做出許多窮兇極惡的事來。警長說：取締野鴉拉客，應當厲風行，鴉母說：「酒色財氣」，人生大事，能說這真是思想衝突嗎？有幾個調育主任贊成罷課的？有幾個工廠管事主張罷工的？至於在政治舞台上，更不必說。英王亨利第八在宗教事件上前後主張矛盾，不過是爲了一個老望和鞏固王位。蘇格拉底的死，實質也是爲了見忌於反對的黨派。

人類因了無知，自私自利，與掘權的慾望三者的混合作用而造成的迫害與罪惡，充滿了中外歷史，人類因此而遭受的損失，是不可勝計的。西洋史上因了耶穌降生為救世主的神話，遂使千數百年的歷史成了一幅可怖的圖畫。但是人類的科學知識可以隨時代而進步，而其自私自利和掘權慾望的本性，則根深蒂固，因為教育的推進尚欠努力，一時還未大改。號稱文明進步的美國，還有以講說人猿起源的罪名控告教師的事件發生。希特勒製造了日爾曼人超越於其他一切民族之上的謬說，據以任意殺戮獨太人，進而圖征服全世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大屠殺。

所以不寬容與迫害的行爲，不但未能隨自然科學的進步而減少，反因社會科學的生長而益趨激烈，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稱為「思想戰爭」，各國之內在戰後都形成了「思想鬥爭」的壁壘，使人類的前程中仍展布着長遠的陰慘黑影。一切結果，是不可說的。

一般人往往以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祇是一個法律問題。實則這是一種錯覺。據房龍說：不寬容計有三種，即宗教的不寬容，政治的不寬容，及社會的不寬容。宗教的不寬容，如其當局因出版講述有關回教傳說的故事，觸犯了回教徒的忿怒，當局受了搗毀和以棍鞭種族情感罪處罰的腐懲，便是一例。政治的不寬容，則更易了解，毋庸舉例，黨同伐異，討賊討逆，都是史不絕書的事。惟有社會的不寬容，易為人所忽略，實則其為害殊深，因為它的威力出乎法律的控制之外，有時則幫助法律作威作福。例如本來「告訴乃論」的和姦，偏偏有好事者跑去捉姦。一個人有了醜嫌，雖經法院偵查審判無罪，會從此在社會上便無入理睬，生計發生危險。平心而論，報紙上對於有些有關風化的案件，往往不得其實，而故意惡情描寫，以發洩發表慾望，使當事人可能蒙受委屈而在社會上無容身餘地，亦有失「寬容」之道。

但是不寬容和迫害的動機和形式大多數是混合性的，而迫害的手段，自始即是機巧的、陰險的，由歷史書及小說書中可以看出，而在現世界中，其風並未減，且有愈趨愈烈之勢。從心理上說，迫害只是被迫害者的一種感覺，或是有正義感者的一種看法，在施迫害者並不覺得有這麼一回事。當其無意識的動機受挑戰時，例如其意見受了駁詰，其利益受了妨礙，其補動起了動搖，則其心理上便愈激昂，由於一種「理性化」的病態心理作用，乃愈覺自己為是，他人為非，於是世間才有許多強詞奪理的妙文，才有人間的黑暗地獄。這種被人目為「頑固」，「偏狹」，「卑鄙」……的自閉式的心理態度，一旦發展到了極度，若果其人有一種在獨的時候，便一意孤行，枉顧一切，大有不可撓之勢。但這是「事所必至」。一般人對於這些情形都很了解，而知避禍趨福，所以有一「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的教訓。只有那欠修養，不知「心理衛生」的人士，才逞一時意氣，去觸犯它，以致弄得「身敗名裂」，不見容於世，甚至遭殺身之禍，誅滅十族。所謂「言禍」和「文字獄」，都屬此類。結果所至，社會上無是非之感，各人只知明哲保身，於是文化倒退，文學藝術都向畸形方面發展。由於「寬容」精神對於社會進步的影響之大，所以這種修養，無論在常人及在當權者，都是值得提倡的。如果社會上文化水準提高，國民道德進步，政治清明，則所謂言論自由是無需大家去怎樣爭取的。那才是一種的理想境界呢。

內戰必臨朝鮮

潘世憲

當別人都在談朝鮮的統一，都在慶祝李承晚博士就任第一大總統的時候，我要寫「內戰必臨朝鮮」這樣一篇文章，必定是有許多人以為然的，也許會認為這是杞人之憂。我想在這裏說說我的理由來。

朝鮮半島真可以說是東方的巴爾幹，在歷史上發生過許多問題，一八九四年，一九〇四年曾使許多俄日人在這半島上流血，一九一九年的三一革命朝鮮的不願做亡國奴的革命志士，也曾以鮮血洗刷過被吞併的恥辱。到現在，朝鮮半島上仍是充滿了火藥氣氛，有人說朝鮮的三十八度線是「冷戰」的最前線，等到「冷戰」轉為熱戰的時候，這火藥庫就爆發起來了。

我附設的朝鮮問題，一般都承認是由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中決定以朝鮮三十八度為界，美蘇分別進兵佔領。但是，當時在雅爾達會議中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定？從好的一方面說，美蘇雙方在那時候已經注意預防美蘇兩軍在戰後的糾紛，所以預為劃界，以免進兵時就發生衝突，但是，那些參謀人員便沒有考慮到由此而生的政治問題，也沒有想這界線將以什麼方法解除，我們再從批評的眼光來看，當時美國方面在太平洋及歐洲兩個戰場上，的確負擔相當重，也就因為這原因，所以對於敵友各方面的作戰力量的估計，就不免有些錯誤的地方，在美國方面當時認為日本的戰鬥力仍相當強，甚至有些人以為日本本土遭遇到不能抵抗的轟炸，喪失了抵抗的能力以後，日本的作戰本部還可能遷到大陸上來繼續作戰，所以美國方面極希望蘇聯能自西伯利亞出兵來夾擊日本，這種計劃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對日本軍作戰力的估計過高，同時對於蘇聯在遠東方面的作戰準備，也犯了同樣的毛病，這點在蘇聯的遲遲不能出兵夾攻，及蘇佔領軍到朝鮮以後的種種事實都可以看得出來，這裏我想附帶提一提，因為美國方面的這一錯誤估計，我國也受了很大的影響。當時我國主持研究敵情的人員

雖然有所指出，這些關係，可惜並未受最高統帥部的注意，以致在雅爾達密約中，訂入了有關我國東北的條款，繼之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遺下了今日東北方面的大患，在抗戰以後，又締下了一個毀壞華國的條約，這事雖與朝鮮問題沒有直接關係，但朝鮮却與中國一樣受了雅爾達密約條約的害。

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的結果，雖然規定了朝鮮由中美英蘇四國託治五年的原則，但是，在莫斯科宣言或其附屬文件中並沒有如何撤除三十八度界線，如何取消美蘇兩軍的分別佔領，及如何實施託治的各項大體辦法。於是這所謂四國託治的原則落子空。中英兩國縱欲參加解決朝鮮問題，也沒有機會了。

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後，雖有多次的美蘇佔領當局代表會議（當時稱為美蘇混合委員會），然而雙方都是從自己的利害的立場出發，同時都抱着防範對方的意思，所以這種會議的進行是毫無意義的，也必然的毫無結果的，等到去年八月底美國派德威將軍到南韓視察以後，由魏德邁氏建議召開四國會議來解決美蘇混合委員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時間已經太晚了，何況九月初間，美國方面又提出要以華盛頓為會議地點的條件，於是這一個建議又香吹了。

朝鮮問題在開羅會議當時，真是一種非常賢明而深謀遠慮的措置，經過雅爾達會議一着之不慎，誠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鑄成了不可收拾的大誤，本來應該急起挽救，奈因美蘇兩國間，在世界各種問題上，都形成了對立的局面，當然朝鮮一隅也不能例外，朝鮮三千萬人民的命運便由此決定了。

這美國方面無法解決的朝鮮提交去年十月間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以後，在美國方面大約已經是有準備將此問題以不了了之的方法來處理了。

但是，這樣的辦法已經造成了不能轉圜的情勢。

我們知道在聯合國大會中，美蘇兩方面是有許多矛盾的，以這種在朝鮮單純以美蘇兩國代表組成的混合委員會中，差不多竭盡了一切可能努力尚不能獲致妥協的問題，再提交這樣複雜的聯合國大會來討論，結果必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更可惜的是美國方面提出「限令美蘇兩國武裝部隊完全退出朝鮮」的提案，晚了一步讓蘇聯占了先鞭，但是，不管誰先誰後，這完全撤兵的要求，在這種情勢之下，總不能不使人看作是一種宣傳攻勢，其中都缺乏誠意的。

在聯合國大會中，正如美國所想的，除了蘇聯國內的幾個國家以外，以四十六票的絕對多數通過了美國的建議案，這建議中包括下列七個要點：

- (一) 組織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由中國、印度、敘利亞、澳洲、加拿大、法國、菲律賓、蘇聯、及烏克蘭九國代表組成（烏克蘭係蘇聯屬國，故拒絕派代表參加此項組織）。
- (二)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底以前舉行總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代表名額依照人口比例決定。
- (三) 總選舉完成，即召開國會，組織中央政府。
- (四) 朝鮮國內保安部隊，並解散一切軍事或半軍事組織。
- (五) 中央政府接收南北韓美蘇兩軍政府之行政權。
- (六) 儘速完成一切準備，以便佔領軍在九天之內全部撤退。
- (七) 聯合國全體委員會均不得在朝鮮獨立之過渡時期內，干涉其內政，即令實行聯大之決議書，亦不得以何種行動損害朝鮮之獨立與主權。

這一個方案，表面上看起來是爲了朝鮮的獨立與統一而提議和通過的，但是因爲在實際上開除了蘇聯，沒有獲得蘇聯的同意，便變成了完全對付蘇聯的方案。由於美蘇兩國在這一方案中的對立，遺下了今後朝鮮南北對立局面，更由於這方案中明定了得編練保安部隊並解散其他一切軍事或半軍事組織，即造成了今後朝鮮南北戰爭的根基。

朝鮮內戰已經是無法避免的了，而朝鮮的內戰並不僅是朝鮮一隅的事，不僅是朝鮮三千萬人民的苦難。今後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的主席印度

代表梅農回到成功湖時小型聯大報告時，即已提出了警告說：「朝鮮局勢的爆炸，即可能造成亞洲，甚或全世界的大混亂」。如今這警告還是只留給寫文章的人做資料，在聯合國，在美國，及在其他國家，都沒有發生一些影響，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的任務完成了，總選舉完成了，國民會議組成了，總統副總統也選出了。但這一切都僅是南韓單獨的，北韓方面除會以較硬各種方法阻撓選舉以外，現在也已宣佈要組織「統一的人民共和國」了。

南韓的李總統在就職之初就宣佈了「願負起統一全韓的責任」，那末編練保安部隊既有聯合國決議案的合法根據，則進一步的解散其他一切軍事組織或半軍事組織，便要指向北韓了，當然在美蘇兩國佔領軍還沒有撤退三十八度線以前，南北韓的內戰是不會發生的，假若在九十天之內美軍方面認爲南韓準備已經充分；或是在九十天以前蘇軍方面認爲北韓的力置確具優勢，佔領軍的撤退問題是會重提的，這樣的情形之下，南北韓的內戰就開始了。不管北韓是否已訓練了二十五萬武裝部隊，南韓的武力當然也不會弱於北韓的，同時雙方都是有國際背景的，內戰的情形，必然是悲慘的，朝鮮三千萬人民所遭受的慘禍，是雅爾達密約所賜與的，是美蘇兩大國對立所造成的，是朝鮮國內的兩份子所執行的。

雖然朝鮮內戰的種因已深，形勢已危，但是也並非完全沒有消除過慘酷的方法與因素。

第一：倘若在國際間，在歐洲亞洲及其他各地，美蘇對立的關係可以改變，則當然可以消除朝鮮的內戰，第二：倘若能有一種力量將朝鮮的愛國份子（也可以說是頑固的民族主義份子，如金九金奎植等）團結起來，阻止兩份子慘殺自己同胞以獲取個人地位行動，則朝鮮的內戰也可以消除。兩者如能同時並進，可能不只解除了朝鮮人民的慘痛的內戰，似亦可以影響亞洲的安定，甚至也可以增進全世界的和平氣氛。希望這幾句話不變成幻夢。

勒特希與林大史

Edward Crankshaw 著

伯 明 譯

一、活的史大林與死了的希特勒

我們在答覆「史大林也是一個希特勒嗎？」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將希特勒的情形重行回憶一下，因為這很易於忘記。

當希特勒企圖統治全世界的時候，他以全世界其他一切民族為犧牲，以為日爾曼人謀得一個樂園。他主張運用武力手段，奪取土地，以他人為奴僕，以實現這個樂園。他的前提是：最卑賤的「亞利安族」，要比最好的猶太人更有價值，而最卑賤的日爾曼人要比任何國家之更好的「亞利安族」更有價值。他即依照這種見解行事。

現在距離希特勒及在德國佔大多數的納粹黨的被推翻才三年，所以無庸追憶這些基本的事實。但是每天總有一些事件發生，足以證明仍有許多納粹粹德黨徒作為犧牲品而分子已經忘記了他們適才從其中逃出的命運。在這裏，易忘性足為致命傷；世界和平大概是賴乎我們能夠將希特勒在他所使入的地區內的行為牢記勿忘。

我們所以無記心的原因之一，便是希特勒的罪惡的範圍廣大，超出乎尋常的人類理解力之外。我的意思是說，人們的心一朝直接碰着了希特勒的馬德甲納克和奧斯味辛姆兩大屠殺營，便欲失去容納性；對於這樣的決絕而無所不有的罪惡，決不能作適當的反應，因為在人類的全部歷史中，這樣的罪惡從來未被設想過。

一切慘絕景象，歷歷在目，於是心腦都給麻痺了。經過相當時期後，要與那駭人的神經聯繫斷了，而意識為自衛起見，便將一切慘象加以拒絕。經此以後，雖見了一種很尋常的阻礙，也很足以使尋常的方法去加以猛烈的反應，雖過一極度未之事，亦會虛驚不已，雖然異常。所以，一個人因輪船失事救活歸來後，會因了詳細折斷而麻痺的。

我相信，以上所述，便是我們以活的史大林與死了的希特勒相比較時所須記着的種種思想。

你也許要反駁道：但是沒有誰控訴史大林想屠殺猶太人啊。我們所要知道的，便是希特勒原想成功一個世界征服家，史大林也在想學他嗎？並且，無論如何，在蘇聯北部的強迫勞動營中奄奄待斃的情形又如何呢？

二、兩人的類似點如是而已

以下我們便視史大林是一個強有力的世界征服家而加以考慮。希特勒確曾企圖為德國征服全世界及其大部分。而納粹黨與共產黨對於政治問題，確有不少的類似點，足以暗示史大林將走同一路線。

希特勒是一個獨裁家，史大林是一個獨裁集團的首領；希特勒把他的權力建築在武力、集中營、和奴隸勞動上面，史大林也是如此；希特勒使他的人民全部軍事化，史大林也是如此。希特勒雖無忌憚以達其目的，史大林也是如此；希特勒視條約不過是暫時的方便工具，史大林也是如此；希特勒利用說謊以欺騙他的敵人和友人，史大林也是如此；希特勒對其相鄰的小國家，施行令人不能容忍的壓迫，史大林也是如此；希特勒因戰略的理由而襲奪捷克，史大林也是如此；希特勒是神經戰的大師，史大林也是如此。這確是一個無可駁難的比較表，從表面看來，很可據此而視史大林也是一個希特勒，但是除此而外，還有什麼真正的類似點呢？

在我看來，除上述者而外，尚有一點：即史大林與希特勒相同，是一個決心（不論其理由為何）無情而又肆無忌憚地維持其權力的獨裁家，其所用方法都是在內閣結其自己的人民，對外則以犧牲其他國家為手段而支持其本國。他之升殿條約協定，不受國際關係的束縛，亦與希特勒相同。

但是兩人的類似點，如是而已。誠然，就以上所述而觀，不但不足以證明史大林企圖以武力征服世界，並且也不足以證明希特勒曾有此企圖。過去曾有許多肆無忌憚的獨裁家，無人駭怕其為強有力的征服家；今日在蘇聯以外，仍有這樣的獨裁家存在。而條約條約，有時也不過是由於情勢不堅。但是我們知道希特勒是一個征服家，即在我們最後和他衝突以前，便已確實知道他將成爲一個征服家。我們如何才知道的呢？

第一個並且最顯明的答覆是：希特勒曾經親自對我們如此說過。在他的那本銷路最廣的私人聽聞的著述中，他曾明白說明他視其他一切民族，

尤其斯拉夫人，生而便是善良的日爾曼人的奴隸。第二個答覆是：他爲德國人民所擁護，而德國人民厭戰之情較其他大多數國家爲薄弱，從來不擅運用武力以達其自己的目的，而這些目的又一律是野心的，一朝觀爲有利於己族，便任性而爲之。並且他們對於過去的政績，總企圖報復，而希特勒便也允許他們進行報復。第三個答覆是：希特勒的獨裁並不是一種自然的發展，却是民情所動的結果，蓋德國人民向以復仇與侵略爲其目的。第四個答覆是：德國的經濟情形使得它不得不從事擴張，否則便欲陷於崩潰。第五個答覆是：奧捷兩國的被併吞，證實了希特勒所自己宣布的以武力達成目的的全圖。第六個答覆是：希特勒的一切侵略企圖，係根據於德國人民想滅於其他一切民族之上的觀念，而非根據於納粹觀念。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下結論道：希特勒是一個在極端好戰的民族中與了政權的獨裁家，叫嚷着報仇復恨，不滿意於他們的命運，對全體人民公開允諾將擴張他們的國界，爲他們謀利益，使他們獲得滿足與光榮。我們現在可以問：史大林的情形與此相合嗎？

三、兩人相較正不相同

我們且逐步加以研究吧。史大林曾經像希特勒之於德國一般，對全世界宣佈，他將以武力或武力的威脅來擴展蘇聯嗎？答覆是很顯明的：他從未如此。

其次，蘇聯人民是贊成好戰的嗎。他們過去也曾任意恃武力以達其自己的目的嗎？並且，他們也圖復仇嗎？答覆是：蘇聯人民是世界上最不好戰的民族，其最怕戰爭的情緒也許較其他任何民族爲甚，並且他們並不是個復仇報恨的民族，却相信戰爭徒足使戰敗與戰勝雙方都遭受痛苦。在蘇聯，婦女們並不慶祝戰勝；她們却爲戰勝而哭泣，因爲她們知道，愈戰勝，則死傷愈重。

另一方面，他們的統治者，一旦以爲一個小規模的稍銳努力足以成功，便毫不遲疑地去運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有時此計用得錯誤，如一九三九年之對芬蘭，即是一例）。但是他們的目的絕不多一律是有嚴格限制的，並且都是地方性的；他們從未發動大規模戰爭，並且依照他們的傳統，必當他們的敵人已因其他手段而衰弱之後，他們才運用武力以作「最後一擊」。蘇聯的這種傳統與共產主義的戰略相配合，乃達於完善之境，

而並不顯乎對前途的一個強固據點機會消滅。

第三，史大林的獨裁，是一種自然的動機的發展呢，還是如希特勒的一般，是發動人民好戰情緒的結果呢？這裏的答覆是：列寧的革命雖是反戰意味的自動的民變的結果，但是其後的獨裁制度，却是當時以團結全國人民的唯一出路，並且也是當時已經厭惡一切政體的俄羅斯人所能服從的唯一政體。史大林的政府，雖爲無數俄國人加以攻擊，雖亦有腐化情形，在當時却正適合國家的需要，若無此政府，則國家也許即不能收統一之效。關於希特勒的獨裁，便不能如此說。

第四，蘇聯的經濟情形也使得它必須從事擴張，否則便須崩潰嗎？這裏的答覆，顯然是否定的。蘇聯與德國不同，它自己已經維持完善的獨裁制。蘇聯的生活水準如欲迅速提高，使較之最低限度超過甚多，其所需要的是各先進國家的物產，而非其土地。現在蘇聯儘能維持生活最低限度的水準，而無需仰給於國外，所以正在努力生產，以求今後能逐漸提高生活水準。

四、擴張的手段大不相同

第五，我們能說史大林會學步希特勒，利用侵略性的軍隊，去佔它所希冀的領土嗎？答覆既是肯定，又是否定。蘇聯雖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兼併了幾個國家，但是她達此目的時所利用的軍隊，都是合乎法度的解放軍。我們決不能說蘇聯曾有過侵略的行爲。觀於其對付捷克，則共產黨與納粹黨的差異便特別顯著了。因爲當捷克發生共產黨政變之際，捷克境內根本沒有共產黨軍隊。但當希特勒兼併捷克之際，曾出兵侵入該國，以武力平定反對黨派的捷克人民。史大林應付局面的計劃非常高妙，以致目的達成均係出於捷克人自己動手，其中大多數都自視是愛國分子，惟受蘇聯實力之道德的支持而已。捷克雖曾全國一致痛恨納粹黨，但尚未能獲到全國一致痛恨共產黨。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史大林曾表露能夠直接侵略芬蘭，沿波羅的海三國，波蘭、和羅馬尼亞。但這是一種有限制的侵略，其目的也是有限制而專對的。尤要者，此中並不含有與其他大國相衝突的危險，此亦爲與希特勒的侵略所不相同者。

第六，我們能說史大林的擴張主義的企圖係根據於觀俄羅斯民族高於其他一切民族的觀念嗎？又或是起於共產主義高出一切的思想嗎？於此，

我們已經達到了問題的癥結點，對這問題必須予以適當的解答。前面要作此比較，未免過於鄭重，實則這是很易造成錯誤的。因為假使我們確定史大林是另一個希特勒，我們便將史大林全部估計錯誤了，因為究其實，差不多在每點上，史大林都完全與希特勒不同。例如以史大林之隱伏捷克與希特勒之明目張胆的侵略相比對，我們便可因以不能了解史大林的內在性。希特勒無論如何瘋狂侵略，只要各國不惜出於戰爭，總能加以阻止。但是對付史大林，則雖有閃電爭之危險，亦不能阻其前進。必須具有最高的對內及對外的政治家風度，才能與史大林相周旋。因為史大林不是一個具有誇大狂的冒險家，發明了侵略的理論根據；並且他堅執著一種觀念，以為他或他的繼承者遲早必能統治全球，其時他並不是一個全俄的獨裁家，却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的領袖。

換言之，希特勒必須以一個民族領袖的資格，去征服其鄰邦，對於反對他的各國的人民的愛國，必須加以撲滅。他完全以他自己的性格，他的軍隊的實力，以及受征服的民族中的通敵賣國的敗類為基礎。史大林的立場，則較此強固得多。他祇是一種力量的高級代表，他相信這種力量將依照一百年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的一種科學理論而席捲全世界，而且這種力量現已化成一種教條，鑄造了他的整個的人生觀。不消說得，史大林相信世界革命必能將全世界造成一個樂園；但是同時他又相信，由共產黨推測資本主義，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所以歷史是利於他的。

史大林賴以實現這種憤憤的基礎，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自己崩潰，一方面是全世界在情感上信仰共產主義的無數人士，這些人士大多數自視是善良的愛國家，因為他們真正相信共產主義勝利後將有利於全世界，因而有利於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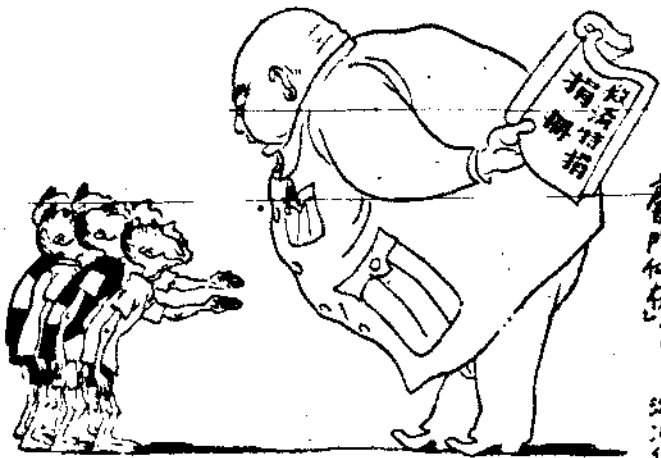
希特勒係完全倚賴他的軍隊，以作瘋狂的侵略。史大林雖也倚賴蘇聯的軍隊，但他除用作國防而外，儘在利用蘇聯武力的威嚇以造成他國的混亂，蓋必死混亂，然後共產主義才能繁榮。現在史大林是否仍利用武力以蹂躪西歐，將完全視乎他最後是否相信，特蘇聯一朝更加強盛，美國便欲與之作戰了。

五、徒喊史大林是又一希特勒於事無濟

由上所述，可知以史大林與希特勒相比較，不徒標準廣泛，無從比對

，並且也易造成極大的重大錯誤。遇着希特勒，則擺在眼前的只有二途，若不與之作戰，便只有歸於消滅。我們遇着史大林，則所面對者，絕對不是一個人，甚至也不是一個國家，却是一種遍及全世界的騷亂精神，這種精神已經化為教條，由莫斯科指揮之。若無莫斯科，它也將存在。我們現在的反抗工作，是不肯受蘇聯如何強大而有力量之宣傳及克里姆林宮中的人物的狂妄主義的麻醉，雖一時不敢決斷史大林是否蘇聯人民的一個適當首領，但總想使世人不相信史大林以及整個的蘇維埃政權是其他國家內的改革家的有價值的靈感，並且想使世人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其他國家內的忠實人士的一種有價值的信仰。

關於第一事，若非我們對於史大林和蘇聯有了相當的了解，則無從着手；徒喊史大林是又一希特勒，對我們也是無濟於事的。關於第二事，若非我們把社會推得得很好，能夠確實證明馬克思終究是錯誤的，則亦不克實現。凡此種種，一則必須經過長久時間，二則必須有極冷靜的頭腦，才能做到。徒喊史大林是又一希特勒，對我們是無濟於事的。



史大林何在？ 沈從行

李 範 爽

——韓內閣總理——

斯 琴

二十九年春天，我在重慶過了三個月的訓練生活。

因為課程耽誤，等我去報到，已是開學後的一個星期了，臨時就被編在第二中隊，擔任我們中隊長的是位自稱東北人的王慕白上校，四十來歲年紀，寬闊的肩膀，聳突的顴骨，再配上一副黑邊大眼鏡，一見面就能給人非常深刻的印象。

同學們多半是受不慣拘束的所謂「文化人」，而每次的站隊講話，他總顯得那麼嘮叨，興奮的時候，更是提高嗓子滔滔不絕，這使許多人感到不耐，因此隊伍裏常常發生一陣小小的騷動，以引起他的注意，這種近於無聲的抗議，使他十分頭痛，有時急了，便會氣粗筋漲的喊：「我是老粗，我是老粗，我不配管你們！」

其實，同學們對他都不算壞，尤其歡喜他那份爽直坦白的性格，他對生活管理，毫不馬虎，即使是連吸煙這件小事，也絕不放鬆，每次跑進教室來，都先要站在門口，仰起鼻子大臭一陣，他說：要是誰在這裏吸過煙，無論如何是逃不過他的鼻子的，於是同學們就奉贈了他一個「新聞鼻」的雅號。

他的感情極為奔放，而待人誠懇，責任感很重，每當調皮搗蛋的同學，有意違犯紀律，勢將

無法下台的時候，他每次都有一句類乎恐嚇又像激憤的話：「我管不了你們，只有自殺以謝國家！」「自殺專家」，從此又成了他另外一個別號。



朝鮮民族青年團團長李範爽在該團第一期集中訓練時，向全體團員訓話情形，現李氏已出任新政府之重要職務。

事情如果確實，我一定帶你們去向團長請願，這類青年人的舉動，又有什麼了不起，這簡直糊塗！結果是平靜無事，不知是張主任知難而退，或是還有別的原因，則始終不得而知。

還有一回，有位性路的同學，丟失了一隻金錶，遺失事小，但影響班上的名譽極大，如果宣揚出去，必將會使團方留下一絕大污點，萬焦急之餘，他就集合全體講話，最後他竟留下淚來了，認為同學的不自愛，完全是訓練失敗的表示，從明天起他只有辭職不幹，才能減少精神上應受的痛苦，可是當晚，那隻錶就在另一地方發現了，第二天他也沒有走。

從真擊中，我們認識了他完整的個性，課餘之暇，也常有到他房間裏去聊天的，每當談起東北的情形，在他眉宇間每會泛起一種不愉之色，因此只有另轉話題，有時逢他高興，他就會告訴你，曾經如何艱苦的參加過白俄的作戰，在高山叢林地帶，單人獨馬，憑著僅有的一點乾糧，如何危險的度過兩個月原始人的生活，以及他怎樣和現在的這位白俄太太結合的羅曼斯故事，驚險緊張，使人如讀英雄傳記，又似讀著一篇很好的小說。

記得有一次幾位同學寫了兩首打油詩，在實驗壁報上和音幹班的女同學開玩笑，辦公廳主任張宗良一氣之下，竟主張把我們的班立即解散，他聽到這個消息，氣憤已極，馬上當眾宣佈：「

他能舞一手日本武士道的劍法，又能唱日本古詩，偶而拔劍起舞，一面高唱詩篇，激昂著

涼，有如燕市擊筑，易水聞歌，充分表示出志士青年，雄心未已的一種悲壯氣概。

特別值得提出來說的，應該是他的服從的性。對於團長即將離去的偉大人格，他真是欽佩無地，在有幾次集會上，他總是嚴肅的立正着，直到解散為止。

他不獨是對於團長，對於班主任，大隊長也都同樣的尊敬，在畢業典禮的前幾天，我是最先被喊去個別談話的，那晚他仔細檢查了我的指爪和頭髮，並且爲我拿好了三角巾，他說：儀容不整，是很不禮貌的，千萬要留心。

畢業以後，我一直隨團在浙西戰場，幾年都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勝利的前一年，一位遠在鄂中的同學從信上告訴我：王中隊長現在韓光復軍擔任司令官已易名李範侯，仍留西南一帶，但因人多事繁，奔波無定，我們仍無法取得聯繫。

這次韓國政府成立，李範侯已被提任爲國務總理，我們才恍然於他早先的自稱東北人是另有一番苦心的，然而也正爲一個朋友所說：他的過於爽直的人性格是不很適宜從事於政治生活的。

不過針對韓國的現狀，也許需要的是繼續政治。

阿齊遜遠的山水，衷心祝願他平安！

八月廿日南京

戰爭與和平

夏若

同是頭顱方趾，萬物之靈的人類，有的愛好和平，有的喜悅戰爭。亞德尼爾哲學來進行分類，大約可以作如下的區別：凡老老實實的小百姓，平平凡凡的人們，沒有「遠大」志向的，蕭條，傻瓜，是歡迎和平的；英雄，豪傑，出類拔萃之人，超羣過衆之士，不可一世的偉大角色，諷刺無倫的非凡領袖，却酷嗜戰爭。正如和平對前者有利一樣，戰爭則惠者後者。

世界上曾出現了戰爭宣傳家，戰爭提議家，戰爭販子等等名目；前幾年，我們也聽見相類含義的稱號，叫做：吃屎擦飯的，雖然聽起來氣魄比較小得多，簡直不啻寒蟬，但也可聊備一格，以豐富這一類的辭彙。然而甘地雖說被稱爲和平主義者，此外也有和平使者，和平老人，和平將軍，却還沒有和平提議家，和平販子，以及吃和平飯的，不知是什麼緣故。或者以爲：和平提議可以光榮地列入主義之林，也不妨有使者，老人，將軍，穿起和平的衣服，以收得景仰和崇拜，可是在這一樣事體上，竟熱心，賣勁，至於放出謊言，說要殺和平，爲的理想其中獲得一些什麼，至少叫自己出吐子更有理由裝進人民的腦髓的，恐怕絕不會有的。好在這一類小文章，並沒有企圖負起提議的艱鉅任務，究竟有或沒有，還是等考驗的胡適之先生的考案吧。不過胡先生既已經以

「過河卒子」自居，他正一往直前之不遑，未必會再有什麼考據工夫。那麼，還是讓它去。

如上所論，戰爭與和平，既然劃分在兩個不同的範疇，它們應該是各自爲政，互不相謀的了，但根據邏輯學說來，它們簡直又相生相成，不信，請看屠夫們在動手砍殺之前，必做焚香化帛，口裏說道：二世去轉大身吧，他們原來是思及禽獸，要把屠刀擡升爲人類而操刀！而在備戰的緊迫工作中，到處干涉，到處「攪動」，但看誰能阻礙和平的，不是正有看金元主人麼？據說，辯論法和論辯學彷彿陰陽只隔紙一層，中間一經擊破，就一箱兩家，混亂不清，那麼，戰亂與民主既可相尅而實相生，矛盾的統一，戰爭與和平，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令人糊塗透頂的却是：時至今日，戰爭與和平，都成了兩個禁忌的名詞，一面叫「內亂」，一面叫「叛亂」不必說，連與和平有關的意思，爲了謹慎起見，也最好不要提起，彷彿是出於由衷的喜悅，樂於一直幹下去似的。不要認爲那是荒唐的想法吧，那只因爲自己是傻瓜，蠢漢，沒有「遠大」志向的，平平凡凡的人們，老老實實的小百姓之故。幸而我們也沒有這副斯奈，否則，在這一箱兩家，混亂不清，而且大觀變化的國度裏，他未必能夠寫出一部「戰爭與和平」。

為了安慶不是一個大碼頭，上下的貨很少的緣故，大輪船不願在那裡停泊，所以經常行駛南京安慶之間的，就只有三北公司的一二條小輪。本來有「蜀豐」，「蜀豐」，「蜀豐」三條的，但現在「蜀豐」在大修中，久已停航，「蜀豐」最近也因需要修理而暫時停航，於是，就只剩一條「蜀豐」了。記者這次所乘的，就是「蜀豐」。因為招商局幾天來過京的大輪，都沒有安慶的票，所以乘客特別的多。船是六月廿二日早上的，記者於頭一天晚間上船時，船上已經擠得滿坑滿谷，不要說找不到一個可以躺下睡覺的地方，就是坐一個座位，都十分困難，查一查，才發覺在樓梯上弄到一個容身之處。人多船小，空氣異常惡劣，但因為怕那方寸之地再為別人佔去，也不得不呆在船上，忍耐地守候着。一直到十二時以後，不再有人上船了，才敢到船上去風涼一下。

正，明瞭的，細皮白肉，像真玉立，加上一口清談的東北話，倒也是這可人，別具風韻。她和我談到東北兩度淪陷以來的情形，言語間似乎還有些憤懣。日本統治下的「滿州國」；對於「共匪」的暴行，豈得她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自然是萬分痛恨。由此也可以看出她為什麼會願意給出征外的軍人，讓隨之萬里跋涉，來到內地。這可以代表東北人的苦悶。也可以反映她那位丈夫，是一個階級低的小軍官，雖然未能叱咤風雲，西陲志士，却也總算從東北接收了一位深察小姐回來，聊可榮耀故里。將那人的了。這兩位軍人談起話來，都是無限牢騷，萬分感慨。他們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在前方還好一點，但一回到後方來，特別是京滬一帶，看到那種豪華奢侈的景氣，無論如何也不願再上前線去打仗了。」這可以充分代表今日國軍的觀感，也明確地顯示出士氣低落的原因。他們都很直爽，和我談得來，此後三日的旅程中，我們一直都坐在一處，成了患難中的朋友了。這一晚迷迷都未眠，對着江上的清風明月，懷念着紛擾亂的國家局勢，及未來前途中所

將遭受的痛苦，令人感觸萬千，嘆息不已！好容易渡過了那漫長的一夜，到了廿三日的早晨。我一直到七點多鐘，還沒有開船的消息。船上的人說：人太多了，不敢開船；因為貨艙內裝貨很少，頭重腳輕，開出去恐怕有危險。據說公司裡只賣了一百七十五張票而實際上船的人有四百多人，大多數都沒有買票。又過了一點鐘左右，忽有人員來到，船上的大員都回到船上去，便開始了檢查的工作。凡是沒有船票的，都被強迫下船。就這樣便有一百多人被趕了下去。但是有辦法一點的無票乘客却仍然留在船上；被趕下去的都是其可欺的老百姓。看到他們那種苦若哀求和最後仍被拖下去的慘狀，我有些同情他們。他們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國民，那一個也沒有敢打無票乘客的；但是買不到票，又有什麼辦法呢？是誰使他們那樣呢？為什麼招商局的人輪不多賣到安慶的票？為什麼航船那樣少？交通情形這樣困難，政府不應該負責任呢？

八時廿五分，船總算開行了。這時雖已較前鬆了一些，但大部份人還是僅僅可坐而下而已；很少數的人因為先上船，佔據了半港之地，得以悠然高臥。至於那些買不到票而地位能在船中起坐的，更富別論——這隻船實的全是四等票，少數的位位是茶房用一併於二等票的價目私自出賣了的。於是，船中的情況，便正如沙丁魚罐頭一樣，高低上下，全擠滿了人。好在因為船行帶風，空氣還不太惡濁。但坐在當中艙人，汗氣，水蒸氣，腳氣氣混和在一起，味道却世的喘不太好聞。

中午以後，天氣愈來愈熱，船內也熱悶起來。通常說來，除了擠得透不過氣以外，一個四等乘客還須領受三種剝削，那就是日曬，籠罩，和「地獄」，後者是拍坐在艙內附近被火熱噴射的。通常受這種三種剝削的，我從奇怪：即使輪船上不可能裝有冷氣設備，在艙面及艙壁周圍安上絕熱設備，難道也不可能嗎？輪船公司都是只知賺錢，很少為旅客利益着想的。大江兩岸，部份已大水漫堤，泛濫成災，江面比平日寬闊得多了。沿江一帶的房屋，有的已淹沒了一大半，只剩了屋頂——可能有的已全部壓在水底；有的淹了足多深，屋內還有人赤着腿把整理什物，準備逃難；更

熱的距水面不到一尺，甚或將要與水面平行，而居民企圖最後掙扎，在門前築起沙壩，單薄的堤岸，讓九江以下兩岸被水沖淹的地方頗多，只是尚未有形成大規模的水災罷了。而且漢口，安慶，蕪湖，南京等處的水位都已高漲到將近飽和點了。如果天公不作美，再連下幾場大雨，像民國廿年那樣的大水災是很可能重演的。

過流頂風，船行得特別慢，由京至蕪一百八十里航程，直到下午六時三刻才抵達。靠岸後，下去了很少數的人，卻擁上了很多的乘客。因為國水的緣故，上岸必須涉水去觀光一瞥。當晚在船上去睡了一夜，勉強睡了三四個鐘頭。

次晨又是因為人多不能開船。九時，駐軍光臨船上，檢查了一次船票，大約因為效果不大，又把所有的乘客全部趕到登船上去，然後憑票登船，結果是趕下了不少的無票乘客，但只有幾十位軍人憑差假證上了船。輪船當局確沒有盡到管理的責任：為什麼不在船上時就檢點船票，而到開船時才檢點船票，徒麻煩呢？

九時半開船。沿途所見，與京蕪之間無大差別。不過船上人更多了，天氣也更熱，乘客也更加痛苦罷了。因為人太多，扒手們便大肆活躍。被扒去現款的有三四起，還有一位客人躺在胸上的一隻名貴手錶，竟也會被扒走，險惡於此可見。

當晚八時，開抵大港，計航行二百一十里。該處無船，客人上下，皆須乘小划子，前車可鑒，客人下船，又上來少數無票乘客以後，便駛離碼頭，至十里以外的江面上拋錨。當晚十一時，暴風大起，波浪滔天，船身搖擺不定，人們都在驚心動魄中坐以待旦，很少能成眠的。

至廿四日晨二時，風雨停止，人心轉安。三時半，即在晨光中開了船。計於當日午後一時即可抵達安慶。各人心中心中似已有所期待，情緒都較興奮而安定了一些。

中午時分，遠遠看見了矗立在安慶東門外的寶塔，大家都整理行裝，準備上岸了。十二時五十分，船靠碼頭第二碼頭（其他五六個碼頭都被水淹了），記者於微風細雨中登岸，結束了這一次痛苦的旅行。但心中還問：「像這樣困難的行程，是旅客們的自討苦吃呢？抑或航政管理未曾盡職呢？」

高利貸——農村吸血鬼

流水

農民流滿的汗，收穫到粒粒的米穀，受土豪劣紳高利貸剝削，他們的辛苦肥了劣紳，自己却天天在挨餓，高利貸是農民的吸血鬼。

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按理應該豐衣足食，不虞匱乏，可是因連年戰亂，及災荒歉收的關係，主要的食糧米糧，却須仰給外來，比如現在的美國米、美國麵粉，乃至美國的水菜、梨子、杏子、葡萄、洋山芋、豆子、南豆等，充斥整個市場。在這種亂世重價仍仍的時候，無疑的，中國已成了被經濟的對象，前駐滬美領事卡賓德(Carson)曾於本年五月三十日對反美扶日學生運動發表談話稱：「學生們！其本身所食之物，皆依賴美國農民勞力，美國納稅人慷慨施予之……」美國對我們如此慷慨的施予，我們是非常感激的。但是此下去，不但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農村經濟，而且亦是我國的一種恥辱。

中國食糧并非不仰自給，只因連年戰亂，戰區擴大，人民流亡，所有農民又多操作壯丁，致田園荒蕪，無人耕種，加上天災不斷地襲擊，比如今年

福州及長江一帶的水患，使多少田禾淹沒，農村受害。此外封建性的剝削，使農村經濟不能發展，更爲一農村破產的重大因素。農村封建的剝削爲高利貸，這可說是農村破產的吸血鬼，現在我們不妨對加以分析。

在農村裏，分貧富貴，貧賤，自耕農，這些農民競爭而足，披星戴月，非常安分地勞動着，用他們的汗，培植成粒粒的粟，終年辛勤，毫無怨言，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爲農民勞作的寫照。可是如遇不可抗拒的天災到來，以及人爲的禍患，那就苦不堪言，比如政府的徵實徵購，過境軍隊的帶草帶糧，以及一切苛捐雜稅，這雖然對於富農，然而却大半落在貧農及半自耕農的身上，更有土匪的洗劫掠奪，土豪的敲詐勒索，逼得農民不死不活。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只有向高利貸者低頭。這些高利貸者，大半都是土豪劣紳，當他們看見貧苦的農民們來了，且必須先付利息，多不退，而少補。

，帶着那奸笑的面孔，向來貸的農民要挾，提出苛刻而殘忍的條件，迫使農民不得不接受，其條件如下述：

(一)一日對折——如貸米一石，廿四小時期滿，就應本利償還米一石五斗。

(二)三日開身——即在七十二小時期滿，應加取原數的一倍，如貸米一石，在三日內應取二石。

(三)半月一轉——即借米一石，半月期滿，應付本利二石。

前面一、二項，多爲繳納政府稅捐公款之用，因權重太急，并受地方官吏施予打、壓、勒索、勒索和殘酷的剝削爲了保全性命，不得不求之於高利貸者。至第三項爲現則農村最普遍的月息，也可說是最合法的借貸。其次還有所謂：

(四)賣實苗——即估計未發芽的田地，應收多少米糧，以時價十分之七估價出賣，到稻子成熟，悉數收買爲貸者所有

，且必須先付利息，多不退，而少補。

(五)賣空倉——即求貸者出賣未來新穀，將新穀上市時時價出賣，除付利息外，應歸於現時價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六)借一還二——在未收稻子時，向債權人貸米一石，收穫後付以二石之米。

最後四、五、六項，均在新穀登場之前兩月或一月行之，甚至有一星期之期出賣者。

上述一切借貸，均須在有擔保抵押的有利條件下以實物折合計算而訂立契約，名目繁多，不勝枚舉，主在使農民間接作債權人的農奴，使農民的食糧一季不敷一季，新穀登場後，即家無餘糧，一年不如一年，直到他們求貸無門，有田無種子，連家業也出賣了的時候，便只有這重慶，離開農村，逼向走上四條道路：

(一)走到山林裏作土匪，這是現今匪患叢生的原因。

(二)走到軍營去當自衛兵。

(三)到大都市作傭工，作三輪車黃包車夫。

(四)女的作娼妓、當女工、作傭婢、甚至流爲娼妓。

(五)老、弱、殘廢，唯一的出路，是當難民，饑餓乞丐、死於凍餓。

麼不值錢農村，不啻這破產的農村予以救濟，尤其對高利貸者加以打擊呢？這可奇怪了！原來放高利貸而剝削農民的大，就是今天的什麼代表委員之類，他們有了「法」的保障，於是氣憤見兒，更可知其剝削了。

編者的話

本期承蒙時進先生所賜對策復與農村的期望一文，至爲感荷。董先生留美多年，專攻農學，爲吾國農業專家，曾任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大學與職業教育一文，爲江南大學教授王庸先生所寫，王君專攻文史，任教多年，故本期所刊文章，均是經驗之說，至足珍貴。內戰必臨朝鮮一文，爲亞東協會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潘世憲先生所寫，潘君專門研究日本問題，分析詳盡，觀察深刻，本期所刊之文，頗有一讀價值，尚希讀者注意。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七一號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刊每週星期三出版